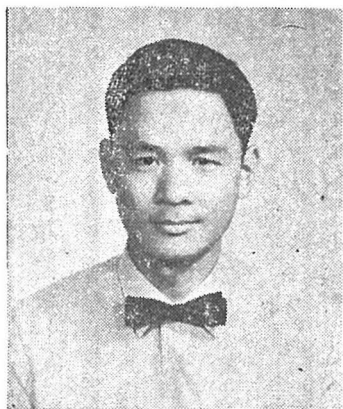


報導文學的 昨日、今日、明日

王谷 林進坤 聯合採訪 林進坤 整理



聯副主編癡弦如是說

——報導文學在態度上，應以社會良心、道德勇氣爲寫作原則，不可以只報喜不報憂，也不可只報憂不報喜，而是要喜憂俱陳——

聯副主編癡弦表示：「報導文學」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之間，風頭非常健，有文藝界的「輕騎兵」之譽，那時候並不叫做「報導文學」，而稱爲「報告文學」，在當時的報紙副刊上，差不多每天都有一篇報告文學，相當受讀者歡迎。他記得傑克倫敦曾有一

本著作「淵底」，曾被翻譯發表在當時的報刊上，對彼時的作者與讀者發出強烈的震撼力，這本書是傑克倫敦親身混跡於倫敦的下層社會，仔細了解低下階層人們的生活，寫成二十七篇報導，可說「報導文學」的代表作，其他如紀德的「剛果紀行」、「蘇聯歸來」，也可以說是很成功的報導文學。

在中國方面；痲弦認為四十年代，蕭乾的「人生採訪」曾風行一時，而已亡故的左傾作家曹聚仁也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東西。由於「報導文學」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批判性，當時左翼作家便利用報導文學，作為揭發社會黑暗面，製造不滿現狀心理的工具，產生了極壞的影響。但是報導文學本身是一種優良的工具，工具是沒有色彩的；敵人用過的武器，我們拿在手裏也可以殺敵人。「報導文學」作為文學的一種表現形式，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而近時的徐鍾佩、司馬桑敦、余阿勳等人所寫的報導文學，成績甚為可觀。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所設計的「現實的邊緣」及新近推出的「報導文學系列」，也極為特出，為我國的報導文學，開拓了新的境界。

痲弦認為：「報導文學」在取材上，不應是偏於

報憂或報喜，而應該是喜憂俱陳，喜憂皆報。痲弦學出德國的報導文學巨匠 E. E. Kitch. 所列學「報導文學」應具備的三項原則：一、作者不能歪曲所報導對象的意志；二、作者應有強烈的社會感情。三、作者應顯示出一種對人類生活遠景的強烈企求。這些原則則是從事於寫作報導文學的人所應記取的信念。

現階段的「報導文學」在目前的報刊上，其份量逐漸的被重視，痲弦指出：這是社會多元性變化的結果，高度的物質化生活無法與精神生活協調，而工業急速發展與農業發展的失調，其所產生的諸般社會問題，使得有些寫作者覺得用傳統文學方式不足以來表達變動快速日趨繁複的現實，認為唯有報導文學最直接，最快速，也最具立竿見影的社會功效。

因此，報導文學的風行，自有其社會的和文化上的因素。

談到目前「報導文學」應走的方向，痲弦認為：這條路是很樂觀的，報導文學拓寬了創作題材，使大眾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也增加社會各行各業間心靈的對流，減少「孤獨的羣衆」的孤獨感，這些皆是因報導文學的出現所涵具的功能所使然。另一方面，因「

報導文學」的出現，使散文注入了一股強烈熱流，廣義而言，報導文學應是最富生命力的散文，給日益式微的個人氣息的散文注入健康的色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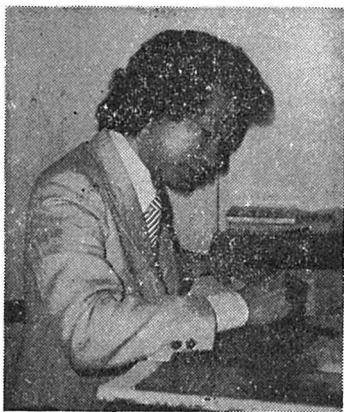
對「報導文學」是否能成為未來文學的主流，痲弦持着懷疑的態度，他認為自古以來文學的主流是小說、詩、戲劇、批評等構成，報導文學是文學的一部分，或重要的部分，但却不是唯一的部分，詩、小說、戲劇、非報導文學的散文，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文學的主流。

痲弦強調：「報導文學」所應注意的是；其所描述的现象和事件的背後，一定要展示它的精神成份，也就是人性的成份，唯有從人性的基礎出發，報導文學才賦有民胞物與的胸襟，而在內容方面，任何一篇優秀的報導文學不能僅是照相式的反映現象，或是資料式的堆砌而已，而應是現實的藝術化，現實與藝術的相結合，否則這種作品僅能算是報導而不是文學。

「戶外生活」社長陳遠建如是說

——報導文學的前提是作者本身應具有愛心——

戶外生活雜誌社長兼主編陳遠建說：報導文學應



是景與情的取材，再加上新聞寫作的手法所構成的，他認為很遺憾的是，中國傳統文學裏頭並沒有真正的「報導文學」出現，像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或是徐霞客的遊記，嚴格地說起來並不算是「報導文學」，因為這些文章含帶了太多個人情緒化的東西，僅是失意政客或遷客騷人隨興而做的文章，而報導文學在內容方面必須是客觀具有代表性的取樣，在創作的態度上，是不能有作者本身情緒式的看法參雜其中。

陳遠建表示：「報導文學」不是從文學的目的出發，文學技巧的應用，僅是提供讀者一個可讀性，「

報導文學」應是從客觀的事實出發。但絕不是雜文或僅是資料而已。「報導文學」在知性方面的比重是大過於感性，要提供給讀者了解某一方面的事實，以增廣讀者的社會知識領域，而將一些社會知識所含帶的價值判斷留給讀者本身去抉擇，因此著重於事實客觀性的描述應是「報導文學」的重點。他個人可以舉一個例來說：去年因乾旱成災而造成了苗栗明德水庫的乾涸，每天有許多的遊客到這個地方遊覽，而其中有以前因建水庫而被遷徙的居民，現在他們站在水庫上面，望見他們以前世代居住的老家就在水庫底下，這種心情是非觀光客心理所能了解的，我們寫文章不外情與理，就理而言，這些居民是應該犧牲小我，支持政府的建設計劃而造福羣衆，就情而言，中國人傳統的安土重遷觀念，使他們忘懷不了老家的一切，而這種現象產生本身是超乎是非、善惡之上，而其中所含帶的諸種社會問題，做爲一個報導文學工作者，就不應做任何情緒上的判斷，而將這個事實呈現給讀者即可，報導文學工作者其本身行動的表徵即是其關切這個社會的具體事實。

時報副總編輯高信疆如是說

——報導文學是追求事物之真，表現文學之真的一種文學的手段，也是實踐的文學——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就有關「報導文學」的原則、條件、意義、源流問題，向我們表示他個人的看法。

高信疆強調：「報導文學」是一種實踐的文學，也是文學的實踐，就文學史而言，它是最古老的，但也是最年輕的文學。就其內涵而言，它本身是作者的



一種學習的過程、自我教育的過程，也是羣體相互「認同」、相互「參與」的文學手段。它的意義是愛與尊嚴，它的形式是文學形態與新聞報導的綜合表現。實際上，它就是一位作者追求「真」的過程，即文學之真與事象之真的結合。

一個有心從事報導文學的工作者，對自己有更大的期許的話，那麼他必須小心，謹慎而且深入地工作。我們雖然無法一步登天獲得「真」之呈現，但是我們有信心能够更接近「真」。

報導文學既然是一種文學的實踐，它透過作家本身的文學訓練與人生體驗的綜合之後，以特定的目的與方向，作無窮的挖掘和探討，對於現實人生，自然具備了一種反哺的功能。那麼作家本身應具備什麼條件呢？高信疆指出：他首先應具有對人事物足夠的深度思考，這種「深度」的現實意義，就是決不在任何一個疑問面前停止思索，也決不在任何一個解答面前停止疑問，要步步進逼事象的核心，永不終止進逼的心態，就如同名彫刻家傑克梅提在一次對談中所說的：「給我一個模特兒，讓她坐在我面前，坐一千年——每天我都是一點修正，一千年後我會說：都錯

了，但我更接近了一點。」，這就是一個報導文學工作者對於事物應有的深度思考，也是應該具備的首要條件。如此，才能使報導文學工作者變得更謙虛，更實在，更能够真誠的考慮事物本身的秉性與特質。但是，事物並不是單獨存在的，我們原是生活在一個羣居的社會裏，任何事件的發生，都可能牽涉到其他的相關事物，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彼此相倚相生，我們豈能不考慮到它們？這就是報導文學者的廣度問題了。他必須是一個對生命普遍關心的人，同時更需要瞭解事物與人生的「關係」原是無所不在的。事實上，報導文學豈不就是一種「關係」的理解與建立嗎？這種「廣度」的培養，足以讓報導文學者了解事物的橫闊面，具有深度而又不獨斷的報導事實，這是作家本身應具的第二個條件。然而，報導文學的另一個條件，則是事物象徵意義的掌握，如此，它的永恆性才顯著。而這些，僅是一個從事報導文學工作者的基本條件罷了。

要用什麼態度來從事「報導文學」呢？如果它祇是作家個人價值的判斷與人生觀的投映而已，那如何才能產生更好、更能符合報導文學原則的作品呢？高

信疆表示一個好的報導文學工作者，應該努力建立並堅持的是「平等」（公平）的精神。即是作家要體認自己並不比被報導者有更高的地位，不比事物本身更具權威，否則極易造成報導的偏差，給予被報導者無形的傷害、扭曲。要認識到本身的報導僅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一種投入和參與。那麼，任何卑抑或醜化或美化的報導，都是應該避免的。其二須俱有開放的胸懷，這是一種生長的、活潑的心態，可以接納任何不同的對象，面對任何不同的事物，掌握其背後所包涵的意義，這也是一股進步的動力。

我們說「平等」，說「開放」，難道報導文學工作者的態度，就是沒有選擇，沒有條件的嗎？不是的。高信疆繼續說明，它是從此時此地此人開始而達於無限遼闊之域的。因此，它的立場更清楚、態度更明確，而這絲毫不妨礙我們在報導上的自由。「報導文學」的呈現，對於現實的既存意義為何？高信疆指出：就作者而言，這是作家個人表達其社會責任與人生參預的方式，也是最能够在較短時間呈現較大效果的文學形式。當作者獻身於此，在他的實地採訪與資料搜集的過程裏，也將一步步、一層層體會出個體與羣

體之間的關係，產生人生價值的落實與肯定的感覺。就國家民族而言，能够產生很強的認同意識，喚起整個社會、國家的同胞愛、民族情。更深一層而言，報導文學也是一種邁向民主社會的文學實踐。在這裏，它成爲現代化的觸媒——因爲不同的個人，不同的事物，不同的觀念，逐一透過大量的報導，使大家看到大家，大家了解大家，大家愛大家，能够產生社會平衡的功能，產生新的尊嚴、新的改革與肯定，這是真正的「民主」，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之橋。而且報導文學比純文學具有更深闊的現實意義，比新聞報導擁有更大的容量，更深的感動力，有志者，是可以好好獻身，有所開創的。

報導文學可能是文學的主流嗎？高信疆談到沒有任何文體可以永遠領文壇的風騷，但却各有其時代的特性。以美國爲例，一九三〇年代前後，各種外在環境的困頓，使得當時的文學工作者覺醒到，國家給他們這麼多，而他們回饋給祖國的這麼少，面對現實，面對人生，面對祖國，使他們毅然拋棄了那種晦澀、虛無的創作形式，代之以積極的、健康的心態，去介入廣大的美國社會之中，從現實之中取材，表露出他

們對祖國的關懷與認同，並使他們的作品落實到自己芬芳的土地上，而報導文學竟成為當年美國文學的主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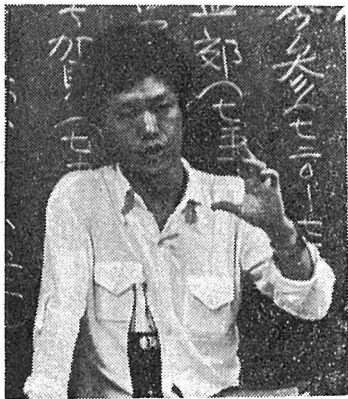
而在我國，報導文學發迹於「上海」事變之後，由於愛國、抗日的需求，許多文學家都加入了這種寫作方式裏，當時稱為「報告文學」，上海甚至有以此為名的一份刊物。它們在激發民心士氣，暴露現實方面，曾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但由於時空的侷限，使得當時的報導文學，僅對事物外在之「真」作一表面、概括的描述而已，並沒有賦予更高的意義，抗戰中期以後，報導文學的發展逐漸蓬勃，也能帶入事實以外的意象了。可惜的是，它們逐漸落入左派文人的宣傳煽動之中，失去了報導文學追求公正的意義。高信疆強調：近二十年來，由於時空環境的重組，社會的需要，使得我們有足够的信心，將「報導文學」做得更好，即以中國時報副刊「人間」而言，從最早的「現實的邊緣」——域外篇、離島篇、本土篇，以至「鄉土採訪」、「報導文學」等一系列專題的提出，莫不是這種文學運動的激發，也是整個現實人生的反哺，而企圖從這些專欄的報導中，激發出擁抱臺灣、熱愛

中國、胸懷天下的現代中國人的懷抱。

高信疆認為，「報導文學」的發展表徵着文學本身的進步與擴大，這是社會轉變的必然事實，它不一定是未來報紙副刊的主流，但却必然成為文學的重要形式。事實上，報導文學來自羣衆，亦將回歸、反哺於羣衆。

雄獅美術主編蔣勳如是說

在「雄獅美術」的編輯室，我們會見了蔣勳先生，就臺灣目前最爲人津津樂道的報導文學，它的內容



和形式諸問題，請他發表意見。

文學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在內容與形式方面表現的獨特的性質，例如魏晉時期的所謂山林文學、盛唐時的宮廷文學，在歷史上都會有過燦麗的貢獻。我們通過歷史來考察，不難發現這種改變乃是文化演進的必然現象：因為在文學藝術的表現方面，時代和客觀環境有相當大的影響。不同的時空條件決定了不同的文學風格或形式。民國成立之後，因為受到世界潮流的衝擊，傳統文學產生了極大的轉變。在思想方面，文學中的貴族意識與個人性相對減弱，平民意識和羣衆性增強。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加強了文學的普及，使讀者羣擴大，因此讀者的要求必然地表現在文學作品中。

六〇年代之後，在臺灣產生了政治上經濟上的衝擊，隨着產生了一種本土文化認同的運動，讀者要通過文學藝術來了解自己的問題、困境與出路，因此要求文學往下紮根，而推拒了只求能賞心悅目的風花雪月。爲了滿足這廣大讀者羣的要求，文學工作者的價值取向也改變了，他們摒棄了唯技巧論，唯個人感而撲向社會現實之反映。報導文學才應運而生，他們的

使命是積極介入社會、認識社會，然後把它具象地表現出來。

就美學的觀點而言，蔣勳指出，「報導文學」使用的文字技巧和一般文學作品的用字遣詞都顯著的差異，例如白先勇的小說裏使用語言非常成功，但這種文學語言或者說文字技巧，很難應用於報導文學的體裁上。報導文學需要一種適合於它的文學語言。

「報導文學」對於一般讀者的最大功能是知識的導入而非感性的喜悅，它導入的知識是社會知識而非學院式的知識。這是報導文學的特色之一。諸如戶外雜誌對於本省各地自然景觀與風俗民情的報導，詳述了不爲人知的真實事蹟。對這類問題深加探究挖掘之後，表現於文字，就介紹給讀者一種事實，一種知識。讀者由於獲取這些知識之後，能夠對社會自然地產生一種關懷。

報導文學在取材方面應該盡量拓寬視野，在態度上盡量客觀，忠實地描述所報導的事物，盡量避免情緒上的偏動。報導文學在臺灣剛剛起步，但它必會結出豐碩的果實。